

<<半生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半生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11144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11145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张爱玲

页数：345

字数：2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半生缘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收录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  
初载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《亦报》，题《十八春》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亦报社出版单行本；经张爱玲改写后，以《惘然记》为题连载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《皇冠》月刊，一九六九年七月皇冠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改名《半生缘》。

也许爱不是热情，也不是怀念，不过是岁月，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份。

我要你知道，这世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，总有这么个人。

我们回不去了。

<<半生缘>>

作者简介

张爱玲（1920-1995），中国女作家。

祖籍河北丰润，生于上海。

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、短篇小说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和散文《烬余录》等。

1952年离开上海，1955年到美国，创作英文小说多部。

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，著有红学论集《红楼梦魇》。

已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传奇》、散文集《流言》、散文小说合集《张看》以及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、《赤地之恋》等。

## &lt;&lt;半生缘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他和曼桢认识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——真吓人一跳！

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，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。

可是对于年轻人，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

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，不过几年的工夫，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，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。

曼桢曾经问过他，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。

他当然回答说“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。

”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种心醉的情形下，简直什么都可以相信，自己当然绝对相信那不是谎话。

其实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，根本就记不清楚了。

是叔惠先认识她的。

叔惠是他最要好的同学，他们俩同是学工程的，叔惠先毕了业出来就事，等他毕了业，叔惠又把他介绍到同一个厂里来实习。

曼桢也在这厂里做事，她的写字台就在叔惠隔壁，世钧好两次跑去找叔惠，总该看见她的，可是并没有印象。

大概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离开学校不久，见到女人总有点拘束，觉得不便多看。

他在厂里做实习工程师，整天在机器间里跟工人一同工作，才做熟了，就又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。

那生活是很苦，但是那经验却是花钱买不到的。

薪水是少到极点，好在他家里也不靠他养家。

他的家不在上海，他就住在叔惠家里。

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。

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，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。

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，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。

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，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。

她说“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”，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，也应当准时回家，主持一切。

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，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，生男育女，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。

父亲是长年驻蹕在那边的。

难得回家一次，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。

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，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。

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也还是哭哭啼啼的。

每年是这个情形，世钧从小看到现在。

今年倒好，不在家里过年，少掉许多烦恼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，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，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，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。

除夕那一天，世钧在叔惠家里吃过年夜饭，就请叔惠出去看电影，连看了两场——那一天午夜也有一场电影。

在除夕的午夜看那样一出戏，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味似的，热闹之中稍带一点凄凉。

他们厂里只放三天假，他们中午常去吃饭的那个小馆子要过了年初五才开门。

初四那天他们一同去吃饭，扑了个空，只得又往回走。

街上满地都是攒炮的小红纸屑。

走过一家饭铺子，倒是开着门，叔惠道：“就在这儿吃了吧。

”这地方大概也要等到接过财神方才正式营业，今天还是半开门性质，上着一半排门，走进去黑洞洞

## &lt;&lt;半生缘&gt;&gt;

的。

新年里面，也没有什么生意，一进门的一张桌子，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，穿著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，她面前只有一副杯箸，饭菜还没有拿上来，她彷彿等得很无聊似的，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，便顺着手指缓缓地往下抹着，一直抹到手丫里，两只手指夹住一只，只管轮流地抹着。

叔惠一看见她便咦了一声道：“顾小姐，你也在这儿！”

”说着，就预备坐到她桌子上去，一回头看见世钧彷彿有点踌躇不前的样子，便道：“都是同事，见过的吧？”

这是沉世钧，这是顾曼桢。

”她是圆圆的脸，圆中见方，也不是方，只是有轮廓就是了。

蓬松的头发，很随便地披在肩上。

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，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，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。

她的两只手抄在大衣袋里，微笑着向他点了个头。

当下他和叔惠拖开长凳坐下，那朱漆长凳上面腻着一层黑油，世钧本来在机器间里弄得浑身稀脏的，他当然无所谓，叔惠是西装笔挺，坐下之前不由得向那张长凳多看了两眼。

这时候那跑堂的也过来了，手指缝里夹着两只茶杯，放在桌上。

叔惠看在眼里，又连连皱眉，道：“这地方不行，实在太脏了！”

”跑堂的给他们斟上两杯茶，他们每人叫了一客客饭。

叔惠忽然想起来，又道：“喂，给拿两张纸来擦擦筷子！”

”那跑堂的已经去远了，没有听见。

曼桢便道：“就在茶杯里涮一涮吧，这茶我想你们也不见得要吃的。”

”说着，就把他面前那双筷子取过来，在茶杯里面洗了一洗，拿起来甩了甩，把水洒干了，然后替他架在茶杯上面，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，世钧忙欠身笑道：“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！”

”等她洗好了，他伸手接过去，又说“谢谢。”

”曼桢始终低着眼皮，也不朝人看着，只是含着微笑。

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，依旧搁在桌上。

搁下之后，忽然一个转念，桌上这样油腻腻的，这一搁下，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，我这样子好象满不在乎似的，人家给我洗筷子倒彷彿是多事了，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。

他这样一想，赶紧又把筷子拿起来，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，而且很小心的把两只筷子头比齐了。

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，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？

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，因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。

这时候堂倌正在上菜，有一碗蛤蜊汤，世钧舀了一匙子喝着，便笑道：“过年吃蛤蜊，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，算是元宝。”

”叔惠道：“蛤蜊也是元宝，芋艿也是元宝，饺子蛋饺都是元宝，连青果同茶叶蛋都算是元宝，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财迷心窍，眼睛里看出来，什么东西都像元宝。”

”曼桢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还有呢，有一种‘蓑衣虫’，是一种毛毛虫，常常从屋顶掉下来的，北方人管牠叫‘钱串子’。”

也真是想钱想疯了！

”世钧笑道：“顾小姐是北方人？”

”曼桢笑着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母亲是北方人。”

”世钧道：“那你也是半个北方人了。”

”叔惠道：“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馆子倒是个北方馆子，就在对过那边，你去过没有？”

倒还不错。

”曼桢道：“我没去过。”

”叔惠道：“明天我们一块儿去，这地方实在不行。”

太脏了！

”从这一天起，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；三个人吃客饭，凑起来有三菜一汤，吃起来也不那么单

## &lt;&lt;半生缘&gt;&gt;

调。

大家熟到一个地步，站在街上吃烘山芋当一餐的时候也有。

不过熟虽熟，他们的谈话也只限于叔惠和曼桢两人谈些办公室里的事情。

叔惠和她的交谊仿佛也是只限于办公时间内。

出了办公室，叔惠不但没有去找过她，连提都不大提起她的名字。

有一次，他和世钧谈起厂里的人事纠纷，世钧道：“你还算运气的，至少你们房间里两个人还合得来。”

“叔惠只是不介意地“唔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曼桢这个人不错。

很直爽的。

”世钧没有再往下说，不然，倒好象他是对曼桢发生了兴趣似的，待会儿倒给叔惠俏皮两句。

还有一次，叔惠在闲谈中忽然说起：“曼桢今天跟我讲到你。

”世钧倒呆了一呆，过了一会方才笑道：“讲我什么呢？”

”叔惠笑道：“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。

我告诉她，人家都说我欺负你，连我自己母亲都替你打抱不平。

其实那不过是个性关系，你刚巧是那种唱滑稽的充下手的人材。

”世钧笑道：“充下手的怎么样？”

”叔惠道：“不怎么样，不过常常给人用扇子骨在他头上敲一下。

”说到这里，他自己呵呵地笑起来了。

又道：“我知道你倒是真不介意的。

这是你的好处。

我这一点也跟你一样，人家尽管拿我开心好了，我并不是那种只许他取笑人，不许人取笑他的。

……”叔惠反正一说到他自己就没有完了。

大概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人，总不免有几分“自我恋”吧。

他只管滔滔不绝地分析他自己个性中的复杂之点，世钧坐在一边，心里还在那里想着，曼桢是怎样讲起他来着。

他们这个厂坐落在郊区，附近虽然也有几条破烂的街道，走不了几步路就是田野了。

春天到了，野外已经蒙蒙地有了一层绿意，天气可还是一样的冷。

这一天，世钧中午下了班，照例匆匆洗了洗手，就到总办公处来找叔惠。

叔惠恰巧不在房里，只有曼桢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面整理文件。

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，衬着深蓝布罩袍，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。

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，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，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。

世钧笑道：“叔惠呢？”

”曼桢向经理室微微偏了偏头，低声道：“总喜欢等到下班之前五分钟，忽然把你叫去，有一样什么要紧公事交代给你。

做上司的恐怕都是这个脾气。

”世钧笑着点点头。

他倚在叔惠的写字台上，无聊地伸手翻着墙上挂的日历，道：“我看看什么时候立春。

”曼桢道：“早已立过春了。

”世钧道：“那怎么还这样冷？”

”他仍旧一张张地掀着日历，道：“现在印的日历都比较省俭了，只有礼拜天是红颜色的。

我倒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日历，礼拜天是红的，礼拜六是绿的。

一撕撕到礼拜六，看见那碧绿的字，心里真高兴。

”曼桢笑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在学校里的时候，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高兴。

礼拜天虽然是红颜色的，已经有点夕阳无限好了。

”

## &lt;&lt;半生缘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夏志清：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、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凡是中国人都应当阅读张爱玲的作品。

陈克华：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，就有人谈论张爱玲。

白先勇：张爱玲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，不仅是富丽堂皇，更是充满了丰富的意象。

南方朔：许多人是时间愈久，愈被遗忘，张爱玲则是愈来愈被记得。

木心：她称得上“活过”“写过”“爱过”。

侯孝贤：创作者最大的希望，是像张爱玲一样创造出可以留传下来的不朽作品。

蒋勋：张爱玲以诅咒的方式让一个世代随她一起死去。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，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，她是那死去的蝴蝶，仍然一来再来，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。

仿佛因为她的死，月光都像魂魄了。

贾平凹：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，也是幸运，有她的书读，这就够了。

李碧华：“张爱玲”三个字，当中粉红骇绿，影响大半世纪。

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，大方得很，又放心得很——再怎么淘，都超越不了。

王安忆：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，可她没有勇敢承受这种能力所获得的结果，这结果太沉重，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。

于是她便觉攥住自己，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，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，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。

叶兆言：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，或是觉得张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。

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。

王德威：五四以来，以数量有限的作品，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，除鲁迅外，只有张爱玲。

杨照：她的时代感是敏锐的，敏锐得甚至觉得时代会比个人的生命更短促。

苏童：我读张爱玲的作品，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，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，也不是交响乐，而是民谣流派，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。

李渝：时间过去，运动过去，再看张爱玲，必须认可她的优越性。

余秋雨：她死得很寂寞，就像她活得很寂寞。

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，是她告诉历史，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。

正是在这一角中，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。

李昂：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。

艾晓明：谁说张爱玲是避世的呢？

她难道不是一直藉作品对读者推心置腹吗？

那么，我们又怎么能说斯人已逝？

在生活中、在作品中、在文学史中，我们注定还会时时遇到她，谈到她——张爱玲。

刘川鄂：女人大都不珍惜自己的才华，以男人的喜好为喜好，以男人的价值为价值，张爱玲是一个难得的例外，她顽强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，处处有她的“此在”。

蔡康永：迷张爱玲的人，大多是贴身的迷、贴心的迷。



<<半生缘>>

编辑推荐

《张爱玲全集04:半生缘(2012年修订版)》编辑推荐：你有次信上说《半生缘》像写你们，我说我没觉得像，那是因为书中人力求平凡，照张恨水的规矩，女主角是要描写的，我也减成一两句，男主角完全不提，使别人不论高矮胖瘦都可以identify with自己。

翠芝反正没人跟她 identify，所以大加描写。

但是这是这一种恋爱故事，这一点的确像你们，也只有这本书还有点像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至今不大恋爱，连爱情小说也往往不是讲恋爱。

——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四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书



## &lt;&lt;半生缘&gt;&gt;

## 名人推荐

《半生缘》是张爱玲最温柔与敦厚的小说，大器不言可喻。

几乎是张氏唯一一部探索到内在温暖的作品。

袁琼琼《半生缘》脱去张腔一贯的辛辣嘲讽，转而变得温柔、多情且善良，真正道出了人世间的无可奈何。

苍凉惆怅之余，又透出一股平和的理解与宽容。

郝誉翔我始终觉得，“我们都回不去了”是张爱玲在心底对胡兰成说的话。

被绑架囚禁于黑屋的不是曼桢，而是张爱玲的余生。

张瑞芬半生的缘份，注定一世的沧桑。

这世间男女，这爱恨交错，在张爱玲冷澈透骨的笔锋之下，无所遁形。

彭树君这是一部普通人的爱情故事。

唯因为普通，所以靠近。

因为靠近，所以知道那些得到中的疏远，重逢里的永别，都是真实。

杨佳娴《半生缘》是我二十岁左右启蒙我极深的一本小说，当时读完只觉得天摇地动，“世界的光度变得不一样了”。

骆以军曾经，最揪我心的一本书，一个爱情。

这个“半”字，让人悬念一生。

因为深刻的爱情必然伴随巨大的惘然。

钟文音“世钧，我们回不去了。

”人世遇合情感劫毁，张爱玲最是深得其中三昧。

苏伟贞《十八春》就是《半生缘》的前身。

她告诉我们，故事的结构采自J. P. Marquand的“H. M. Pulham, Esq.”。

我后来细读了一遍，觉得除了二者都以两对夫妇的婚姻不如意为题材外，几乎没有雷同的地方。

——宋淇《私语张爱玲》《半生缘》对《十八春》的改写，凸显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，是张爱玲式“倾城之恋美学”的灿烂重现，虽与《十八春》同源共根，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。

——陈子善张爱玲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很大，但《半生缘》却把通俗小说升华到了高雅深沉的程序。

——止庵年岁渐长渐体会，这《半生缘》，恐怕更是你、我今生同样难解之缘。

李昂缘只半生，都成了前尘往事。

就在那个“我们都回不去了”的地方，开始了张爱玲不朽的文学世界！

南方朔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、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凡是中国人都应当阅读张爱玲的作品。

——夏志清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，就有人谈论张爱玲。

——陈克华张爱玲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，不仅是富丽堂皇，更是充满了丰富的意象。

——白先勇许多人是时间愈久，愈被遗忘，张爱玲则是愈来愈被记得。

——南方朔她称得上“活过”“写过”“爱过”。

——木心创作者最大的希望，是像张爱玲一样创造出可以留传下来的不朽作品。

——侯孝贤张爱玲以诅咒的方式让一个世代随她一起死去。

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，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，她是那死去的蝴蝶，仍然一来再来，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。

仿佛因为她的死，月光都像魂魄了。

——蒋勋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，也是幸运，有她的书读，这就够了。

——贾平凹“张爱玲”三个字，当中粉红骇绿，影响大半世纪。

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，大方得很，又放心得很，再怎么淘，都超越不了。

——李碧华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，可她没有勇敢承受这种能力所获得的结果，这结果太沉重，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。

于是她便觉攥住自己，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，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，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。

<<半生缘>>

——王安忆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，或是觉得张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。

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。

——叶兆言五四以来，以数量有限的作品，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，除鲁迅外，只有张爱玲。

——王德威她的时代感是敏锐的，敏锐得甚至觉得时代会比个人的生命更短促。

——杨照我读张爱玲的作品，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，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，也不是交响乐，而是民谣流派，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。

——苏童时间过去，运动过去，再看张爱玲，必须认可她的优越性。

——李渝她死得很寂寞，就像她活得很寂寞。

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，是她告诉历史，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。

正是在这一角中，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。

——余秋雨 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。

——李昂谁说张爱玲是避世的呢？

她难道不是一直藉作品对读者推心置腹吗？

那么，我们又怎么能说斯人已逝？

在生活中、在作品中、在文学史中，我们注定还会时时遇到她，谈到她——张爱玲。

——艾晓明女人大都不珍惜自己的才华，以男人的喜好为喜好，以男人的价值为价值，张爱玲是一个难得的例外，她顽强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，处处有她的“此在”。

——刘川鄂迷张爱玲的人，大多是贴身的迷、贴心的迷。

——蔡康永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